

那羅延寫古文字

王 献 唐 遺 书

王 献 唐 遺 书

那 罗 尔 莫 橋 古 文 字

齐 鲁 书 社

王献唐遗书

那罗延室稽古文字

出版者

齐鲁书社

印刷者

山东新华印刷厂

一九八五年一月第一版
一九八五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一一四〇〇〇

书号 11206·58 定价 3.95元

那羅延室稽古文字

葉程陶書



王獻唐先生遺著

平
經
古
文
印
集

唐蘭敬題

一九七八年冬



藝文

高僧法師
於唐開元廿二年
助獻金佛
典經都羅羅延為
自書之

下

上

中

右

《那罗延室稽古文字》序

日照王献唐先生行清学邃，海内胜流，雅相钦挹。屈指四十年前，同客蜀中，山居絮语，时或有类传经，释疑解惑，旷若发矇。别后思慕，藉诗筒吐积愫而已。迨先生谢世，顿有孤行无依之叹。顷者国华兄远道书来，请序先德《那罗延室稽古文字》。乌乎！安敢以不文辞。

有清嘉道之际，日照有许瀚印林者，深于训诂，好金石文字，校宋元明版以精审著。龚自珍曾贻以诗云：「北方学者君第一，江左所闻君毕闻，土厚水深词气重，烦君他日定吾文。」其为定庵倾倒如此。印林之学，散播其乡，师师相嬗不绝也。先生发轫于斯，而复拓其区宇，终则自立户庭，椎轮大辂，踵事增华，后来固应居上也。

昔戴东原诏其弟子：「朴之学，不外以字考经，以经考字。」段懋堂谓：「余之注说文解字也，盖取此二语而已。」（略见陈焕《说文解字注跋》）可见前贤治古文字囿于载籍，书本之外无馀事矣。先生既博通典坟，遍诵仓雅，更取证于出土之器物，若甲文，若金文，若陶文，若币文，若印文，乃至封泥，无不广事搜罗，加以抉择，会其同，察其异，一一究其演变之由，通贯有得，取精用宏，所以能成其大也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为上探甲金之阶梯，隶楷亦滥觴于此，承前启后，断不可废，然未始无疏失，实有待于补正也。兹就甲文有裨于许书者言之，据余所知：有正字体之讹者，有纠解说之谬者，亦有补收录之未备者。《说文》见部「𠁑」字，许谓「取也，从見寸」。段以为即古「得」字。按甲文有^𠁑字，古以貝殼为货币，《汉书·食货志》载貝货有五品，值各不同。拾取貝货，「得义自明」。「見」与「貝」形近，爰以致误。此足证字体之讹者也。又如「昔」字，小篆作^𠂔，许谓「乾肉也，从残肉，日以晞之」。按甲文「昔」有^𠂔、^𠂔、^𠂔、^𠂔、諸形，曲文俱肖水波。《法言·问道》：「洪荒之世，圣人恶之。」字正似大浸稽天、禾

稼蕩然之象，事在远古，故用以况昔日也。所谓残肉云云，显已不能自圆其说。此足纠解说之谬者也。更如许书只有一「商」字，朝名、星名、职业名以及动词商讨之义，同用一字，而甲文则各有专字：朝名作商，星名作商，职业名作商，商则惟作商讨、商量之用，四字初不相混也。叔重虽早于今千八百年，甲文实未寓目。此足补收录之未备者也。凡此仅就甲文一端而言，他文之足资参证者应亦不少。先生此书涉及符印为多，豫刻之布局取匀称，笔势之萦纡重生姿，已一道其故矣。论定时、地、人物，皆凿凿有据，无不怡然当理，卓然成章，可谓张皇幽眇，非仅补苴罅漏已也。

先生尝言：论学有不同见解，常事也，苟平心静气而比勘之，则真伪短长立见。若专己守残，器器然号于众曰：只此一家，别无分铺。如此，不惟蔽人，亦复自蔽，一手岂能遮尽天下耳目耶！述先生治学途径与心得竟，附记其言，俾世之读先生书者知所参循焉。

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，后学蒋逸雪谨序于扬州师范学院北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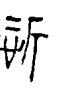
那罗延室稽古文字目录

周憇鉩師比考	一
周曹這鉩考	二
周卽疲玉鉩考	三
周虎段賊戈考記	四
周昏贊玉鉩考	五
周虞陽鉩考	六
周昌鉩考	七
汉宣黃印考	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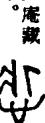
汉善氏伯长印考	二三
曹魏平乐亭侯印考	二九
汉玉鑿鑑考记	二九
汉脩毋相忘镜考记	二九
新出汉熹平春秋石经校记	二九
新出汉三老赵宽碑考释	三一
	三六

周慤鉢師比考

前于故都厂肆通古斋，收钩印三事，内有周慤鉢钩，别购慤字阳文小鉢佩之。旧于邹县亦获一组，皆同类也。归来以印搨十五纸，寄友人柰调甫。覆札多所考订，独于慤钩未道及。殆此鉢文时见著录，以习覩忽之也。调甫治古文字有年，近更兼及印学，鉅细不遗。此鉢慤字可考壁经旧文，可证许书訛字。周秦印文体例之演变，亦得从而探其支系。迺竟未致一语，可谓失之眉睫矣。因为此文，用质调甫。

鉢文作 ，鉢作 ，迺鉢文之倒正重文也。单字  鉢，顾氏集古印谱以降，屡著于录，吴清卿释誓，丁佛言、罗福颐等释哲释慤，均有未

安。鉤文一作

 梦庵藏

印舉

 十钟山房

印舉

 古陶軒秦漢印存

更作

 人廿

古陶軒秦漢印存

更作

 人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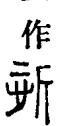
古陶軒秦漢印存

更作

 人廿

古陶軒秦漢印存

古徐湖齋說文
古籀補引。復作

 十钟山房

印舉

 淩清室所藏

作

 周秦印鉤

印舉

 十钟山房

印舉

 錄室所藏

體各不

 錄室所藏

體各不

 錄室所藏

體各不

 錄室所藏

一。字文左右倒正移置，亦多不同。初盖从𠂔从斤从心，𠂔斤合文为𠂔。作𠂔。𠂔之书𠂔，字本为𠂔，变上之平直二画，斜分写之，因成人形。集韵，胆本作俎，即此例也。迨后变人為二，作𠂔，人形之人，初各从中两笔书之，继求简利，由左而一笔联写作（），寢成小横为二，

言古作𠂔口变三口，笔画覆仰不同，义例无殊也。

這說詳周曹。又后省斤为人𠂔，或省這說考。

𠂔为𠂔，最后省𠂔为𠂔。先后省变体系，皆昭著可见。茲但从初文言之，字从斌，𠂔为半木，古人或反正书之。如招

廣韻諸書。作脣，玉篇類。脣廣韻集韻

之作脣，

牀集韻

之作牀，

牀廣韻集韻

集韵类篇之作斌，玉篇。例证非一，是斌可书斌矣。汗简引古文尚书析作斌，汉鲁峻碑斌薪弗何，同玉篇集韵，斌并古文析字，是斌又即析矣。说文析训破木，为会意字，从木从斤，谓以斤破木也。

新以为薪之本字，从斤辛声。斤以析薪，意与此同。

片，犹其破木。故字之偏旁从木者，亦或从片。今析字从片，为鲁壁古文。从木见周格伯散，散文作。散出西土，为宗周一支，故秦篆沿之。古文出于淹中，为东土一支，故与鉩文相合。片木义虽无分，书体东西有别。鲁峻碑之从片，正出东土一支，以隶书间采古文，不尽根于小篆。详周曹這鉩考。而凡木字偏旁作片，如板之书版，榜之书榜，溯其原委，殆亦有东西之别矣。

鉩文斲既为斲，斲又为析，其下从心作惄，则即今本说文心部惄字。许书惄凡二见，一在口部哲下，云或从心，为哲之异体，一在心部训敬。彼此缠复，必有一误。玉篇，惄先历切，惄也。广韵，惄先击切，敬也。桂氏说文义证，谓以义训求之，心部之惄，当作惄，字之误也。王氏春秋名字解诂，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，伯虔字子析，谓虔训敬，析惄通用，亦训敬，因而虔，应以说文训敬之惄。证以析义，当依玉篇广韵作惄。案桂王之说是也。惄为哲之异体，故凡经史惄字，多用为哲。如尚书洪范，明作哲，王肃本作惄。吕刑、折民惟刑，墨子引作哲，汉书刑法志引作惄。又如汉书叙传，或惄或谋，谷永传，懿厥惄妇，王莽传，熒惑司惄，从无

训敬者。而训敬之慤，故书俱作慤。知说文心部之慤，其训为敬者，正当作慤。后世传写，以形近致误。此而既明，则铩文慤字，在说文为慤，释哲固为未当，释慤亦属非是矣。

慤字训敬，以声音求之，纽部初不通贯，盖所从之析声，字本以斤木会意，亦当曰斤亦声。斤析不同部，其转为析部者，犹析从斤声而读若乞，沂从斤声而读若怡，旂从斤声而今读若旗也。此因振口横口之故，说详周曹這讯斤析不同纽，其转为析纽者，以斯之，斯析也。诗基门，斧斯从其声，读息移切如析也。集韵、斤有许斤、说文，斯析也。诗基门，斧斯从其声，读息移切如析也。一切，欣忻俱从斤声，音读亦同。腭上之与舌上，纽近易转，由斤而忻而析，皆从内而外，逐渐推移。礼记，天地䜣合，注读为熹。䜣字亦从斤声读熹，则纽部俱转正与析同矣。若是析字既有斤音，则慤从析声，亦可读斤。字从斤声，音义犹谨，谨亦敬也。慤与敬虔，正皆一声之转，所谓双声为训者。而伯虔字子析，亦犹子敬矣。慤既犹敬，铩文慤又同慤，则慤亦犹敬。常见只为阳文慤字，十钟山房印举诸书，正有白文敬字小铩，知犹慤字意也。

友人赵揖武辑古印集真，内有慤字阳文铩，作心形如心，印举亦有一枚，内作悲字，悲从心，意同。印

举复有慙行一鉶，慙行犹敬行，古鉶亦时有敬行一文也。印举诸书，又有慙言鉶，
慙言犹敬言。凝清室所藏周秦印鉶，有慙官鉶，慙官犹敬官。印举别有止慙鉶，止
慙犹止敬，中庸所谓为人臣止于敬者，古鉶亦正有止敬一文，止敬犹鉶文之守敬。
印举诸书，复有慙鉶一文，慙鉶犹敬鉶，古鉶固时时见之。颐素斋印影有慙上鉶，
慙上犹敬上，古鉶亦时时见之。印举更有慙命鉶，慙命犹敬命。印邮有慙身鉶，慙
身犹敬身，而敬命敬身二文，古鉶固屡见著录也。梦庵藏印，又有慙司鉶，司事二
字通用，慙司犹言敬事。秦初鉶文，正不时遇之。秦印别有壹心慎事，及慎字诸
鉶，慎事犹敬事，慎字亦犹敬字也。凡晚周慙文鉶印，以敬字释之，无不迎刃而
解。而其见于慙文鉶者，亦皆见于敬文鉶，彼此参证，慙之为慙，慙之训敬，正如
铁案不移。以慙之训敬，慙之为析，知说文训敬之慙，当作慙。桂王之说，可以鉶
文而定矣。以慙之从斲，斲之为斲为析，知与孔壁古文及鲁峻碑玉篇集韵之斲，皆
同原共委。壁经鲁碑，俱出山左，慙字鉶文，又出齐鲁燕赵，则为东方书体，至显
且著矣。

周末闲文印，如此及敬字诸鉩，为类甚繁。其制十九阳文，随身佩带，不以封

鈐，一则闲文无以取信，一则阳文鈐泥不显。然如敬官敬命敬上敬事诸鉩，味其义旨，当非平民所用。晚周小鉩，时见长官、王之上士、及上士诸文，与此体制略同。

秦印复有宜民和众，及和众安众诸文，字体印制与思言敬事、壹心慎事，并敬事慎事诸印相类。长官、上士、宜民和众，均为有秩禄者印文。执彼证此，当亦少吏啬夫书史军佐杂佩之印。员位既多，佩者斯伙，又非颁发官印，例湏缴还，可随身为殉。以是各地出土，屡见不鲜。若长官大吏，必不若是普遍矣。闲文鉩中，别有千万、万金、及富字诸文，则为商贾所用，千羊、通祥得志诸鉩亦然。秦汉以还，仍沿旧制，如日入千金、日利千万、出入大利，文例繁赜，皆一系相承。大抵周秦鉩印、总别约为二类。一属官印、及有秩禄者所用。一则商贾私制，用以鈐佩取信。

若穷壤僻阤，端不需此也。今见出土鉩印最多者，一为古代都会之区，一为古代兵争之地，一为古代贸易之所。都会为官吏所聚，官吏有官印，亦有私印，故纷然并出。战区为军官所聚，军官亦有官印私印，歿而佩殉，因并出土。商区为商贾所